

卷一百二十九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 兼翰林院編修 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一革

武進左 杰校正

君

漢高祖

彭越

陳豨

黥布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明唐順之輯

卷一百二十九

史部史鈔

史部史鈔 3

B4361100

劉邦

豈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澤之被夢與

龍於上巳而有如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書名撰者

卷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史鈔-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東
京
研
究
所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九

儒唐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

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卽痛修飾

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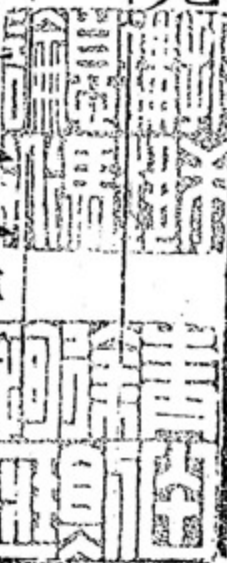
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天子以

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裔而鄙中國

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

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

景山崇秀北對嵩卬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



卷一百二十九

馬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層鉅萬之倉洛口儲
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犯盜西入陝郊東
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與過之武后竒其才
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
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
是勸后興明堂大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
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二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
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
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
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

瀛趙鄭或因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
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
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
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
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
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
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
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
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
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

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掩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
為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
遺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猶鳥獸親
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
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
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
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
以慰其酋領矣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羗因
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
由於怨雅州羗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

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備
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羗一驗也吐蕃黠獍抗天誅者
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
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萬衆困青海身執賊
廷關隴為空今迺欲肆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
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竺八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
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
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以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
中州三驗也吐蕃愛羅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
頓餓塚不得噬今撒山羗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

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
一都會中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
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羗地不足耕得羗財
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
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
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羗而姦盜在其中
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
出軍帥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
而崇真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羗
資六驗也蜀士尪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

當若西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羗
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
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
今狗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羗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
方山東饑關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
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
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
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
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
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子昂乃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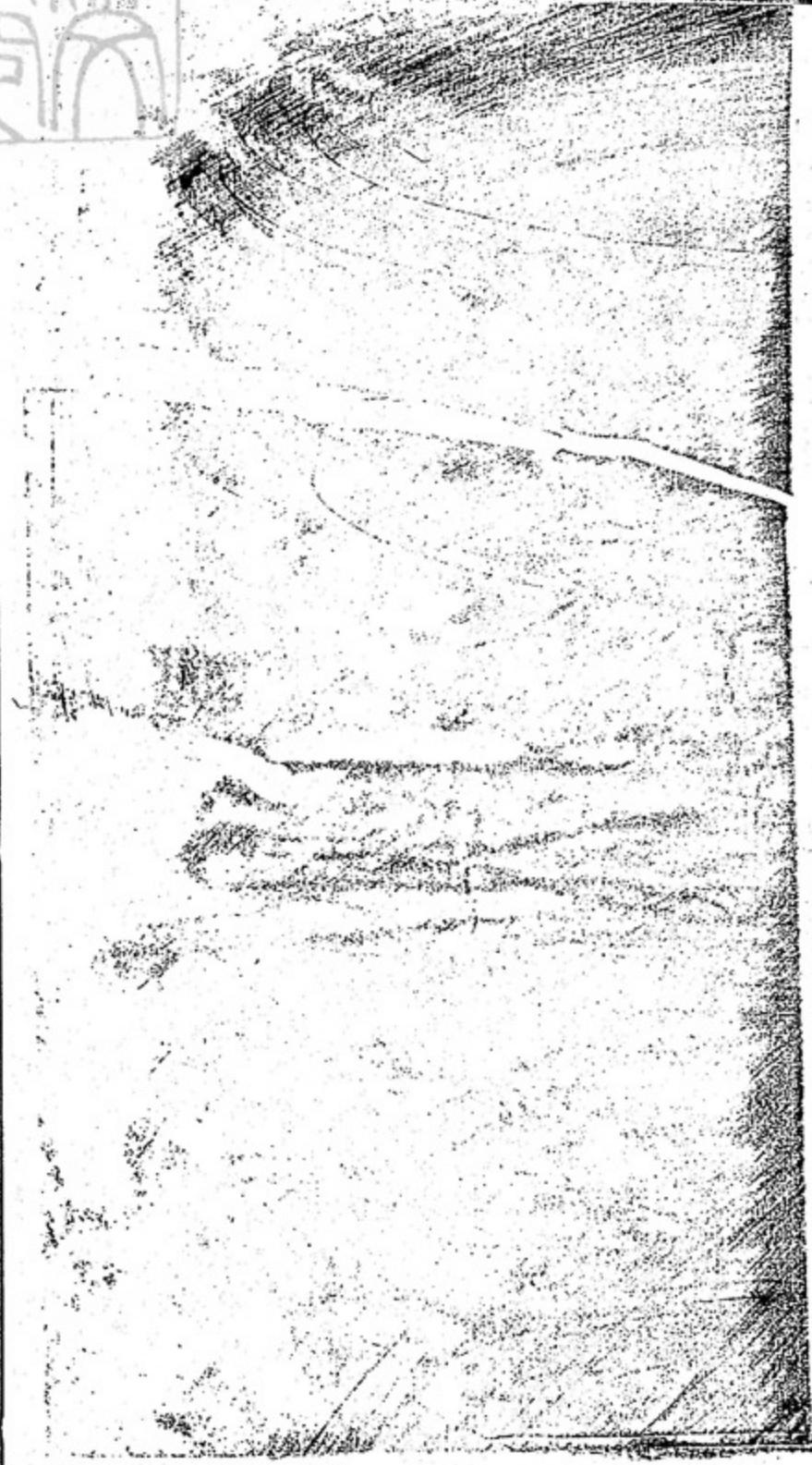
大畧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爲政之要凡大
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
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而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
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
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羣罪
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誅蔓
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
敕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虺賊干紀
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
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

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
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
帝改號周子昂上而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
政事論亦詳切故去矣聞輒罷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
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
漁陽前軍敗舉軍雲公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
陛下發天下兵以戾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
哉今大王法制不立一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
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
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

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為前驅契
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
進計攸宜怒徒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
以父老表解官歸待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塚次每
哀慟聞者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
入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
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
十三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王無競房
融盧藏用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
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

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大曆中
梁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
今猶存

唐李太白詩集卷之六



唐李白 附張旭裴旻

李白字大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
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毋夢長庚星因以命
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
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
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
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口沈飲號竹溪六逸
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
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



奏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
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
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
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
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
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
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
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
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
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

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
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
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
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水爲當塗令
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
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
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
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
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
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



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徃役范傳正作李太白墓
志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
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
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
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
耗壯心而遣餘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爲人劉全白
有李翰林墓碣記云太白廣漢人性倜儻知縱橫術
善賦詩才調逸邁徃徃與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
不逮裴敬有李白墓碑曰白爲詩格高古遠若在天
上物外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

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魯
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道德
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
全白指太白爲廣漢人蓋唐世彰明縣屬廣漢郡故
獨舉郡爲稱耳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
草書爲三絕

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
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
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
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

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
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
倡公孫舞劔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
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

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
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
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
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
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
信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唐王維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書四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
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為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
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
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為賊得以藥下利
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祿山大
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
賦詩悼痛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
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皆下獄或以
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

史纂左編卷三十九 王維
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
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
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
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
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
而化贈秘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
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客有以按
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
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
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

柳浪茱萸泝辛夷塢與裴迴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
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
西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
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維善畫尤精山水雲勢石色當時之畫家者流以謂
天機所到而學之者皆不及維所畫不下吳道元觀
其思致高遠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
意由是知維之畫出於天性故落花寂寂啼山鳥楊
柳青青渡水人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及白雲回
望合青靄入看無之類以其句法皆所畫也送元二

使西安詩後人至鋪張爲陽關曲圖且往時之士人
或有占其一藝者無不以藝掩其德若闔立本是也
至人以畫師名立本立本深以爲恥若維則不然矣
乃自爲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人卒不以畫
師歸之也至其上築輞川亦在圖畫中是其習次所
存無適而不瀟洒移志之於畫過人宜矣後來得其
髣髴者猶可以絕俗也正如唐史論杜子美謂殘膏
賸馥霑丐後人之意况乃真得維之用心處耶

唐杜甫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祖審言以世名甫少貧不自振
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仕見之舉進士不中
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
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
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丞軍數上賦頌因高
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
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
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
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

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
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
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
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
房瑄為布衣交瑄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
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
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瑄
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
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
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

為非瑄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
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計激違
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
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
艱窶孱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
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
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叅
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
南表為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
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

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挺之武父名武亦暴
猛外若不爲忤中衡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
彝集吏於明武將出冠鉤于簾二左右白其毋奔救
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
出瞿唐下江陵沂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獄祠
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
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
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太白齊名時號李杜
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
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

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
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
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
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潭涵汪
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
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
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
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
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

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暨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具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槩賦詩詩故其邁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

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



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
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
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
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
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
府歌詩誠亦差有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
韻六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
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壺奧乎

唐韋應物

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爲三衛郎後累遷櫟陽令以
疾辭歸尋除尚書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擢左司郎
中貞元初復出刺蘇州少時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
宗崩始折節讀書工爲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
地焚香而坐故其詩清深閒淡而詞格不減沈謝云





宋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
 誦舅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為
 一日千里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西京學官第
 一為優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
 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
 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知太和縣以平易治時課
 頒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
 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踰年遷著作
 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丁母艱庭堅

美齋文集卷之五十一

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亡廬墓
下哀毀得疾幾殆除服為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
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
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
條示之謂為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
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
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戲耳凡有
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
者猶以處善地為骫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
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指授

下筆皆可觀徽宗卽位起監鄂州稅以吏部員外郎
召辭不就丐郡得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
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
陳舉承風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為幸災復
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
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
學甫而不為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
晁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而庭堅
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
黃軾為侍從時舉以自代其詞有瓌偉之文妙絕當

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瀟
 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
 云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庭堅以吾無隱乎爾之義
 庭堅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
 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庭堅曰聞晦堂曰吾
 無隱乎爾庭堅乃一服庭堅曰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
 諛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
 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
 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伸吟調笑之聲宵
 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于羽



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謗訕侵陵引頸以承戈
 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
 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又云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
 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
 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
 之奪胎法法秀師嘗語黃魯直曰公作豔歌小詞可
 罷之魯直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不至坐此墮惡道
 師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踰禮越禁其罪豈止墮
 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為詞曲庭堅答濂溪居士書
 曰前辱累紙存問久別思增深得此開慰多矣文

字久欲以所聞改作因以至今張南浦遣人行適作就恐眼痛大字書往不審可意否知命學識與筆力皆進於舊但學道絕不知蹊徑今之學道者類皆然爾往雖久在江南能明此事者不過三數人耳頗有聰明善於般若文句似與經教不悖或苦行孤潔不愧古人或放蕩獨往似能解脫割著並不知痛痒可嘆也公既在湓城可那工夫過山致敬歸宗文老此人極須傾蓋乃肯勸手不然祇以賓客待耳真實道人不易識直須要著眼目餘事未能具道千萬珍

宋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與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因薦師道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愠見弗恤也久之召為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

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何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



書諭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三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

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
終不往宮穎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
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
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
禮寒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師道曰汝
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所
圖
書

馬
氏
藏
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六

東方文化
研究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儒之七字

晉王羲之附諸子孫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父曠淮南太守元
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
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
噉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
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
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
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生歸謂鑒
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



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鑿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叅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待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遣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宜王丞相特吳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



下叅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

逸少本有經濟才力能卷而懷之

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
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
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
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
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
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
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
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
將有上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
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



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
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
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
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
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
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
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悲闔
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
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
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

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
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
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
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
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
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
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
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
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
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

內憂以深古之弘功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
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然獨運之明足以邁衆蹙勞
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
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
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
一旦千里饋糧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
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
突至今軍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
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
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
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
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厠太臣末行豈
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
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

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具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整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飢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遣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生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

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
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
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戾不復可知吾又瞑
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王者滄事
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
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
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
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
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
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

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交者
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
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
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誤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
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
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
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
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克此其減死者可
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
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

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

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

詠亦足以

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覽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

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
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
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
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
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
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義之將至烹以待之
義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義之往觀
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
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
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

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戢山見一
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義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
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
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義之笑而不答
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與鍾繇當抗
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
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義之書初
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庾亮而
翼深歎伏巴與義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
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

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

遜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王者疲於簡對羲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誠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

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
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
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
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
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
恐兒輩覺其樂懼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惟新麗飲食豐
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
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二人竝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
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狎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
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
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
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
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
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
石東游山海并田視地利願養間暇衣食之餘欲與
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
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

賈班嗣揚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弘達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尊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察佐請

爲之備疑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巴請大道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爲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天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便出坐輿

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懼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下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安道逵字也徽之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絜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六傲達若此時人皆歛其才而藏其行後爲黃門侍

郎棄官東歸與徽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而有生人樂代老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矣今君與弟筭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植之植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植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植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獻

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
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
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
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
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旣
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
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
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
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
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工草

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
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六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
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
作鳥駁犢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尚
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
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旣畢傍
若無人辟強勃然歎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
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儉耳便驅出門獻之傲
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
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



榜以爲萬代寶而然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
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專仲將懸登書之比
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紀此法獻之揣
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
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通安又問曰君書何
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
得知尋除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
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勲獻之乃上疏
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
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

消殄功勲既融投鞍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陞
下賤祚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
終事情縉綵實大晉之雋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
下留心察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
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
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
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光
祿大夫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
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
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

一表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旣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

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紀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

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蕭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

家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陸羽曰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古君子曰蓋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

史集卷之九十一
心肺也所以不似也

唐懷素

唐僧懷素姓錢氏疎放不拘細行萬緣解膠心自得之於是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辨至是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師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當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至中夕謂懷

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
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
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恠凡草聖盡於此
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
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
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擬此書課以
一本相付及臨路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
歲頌太師真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
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
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廻翔之狀未知

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
極真卿於是微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
真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頰公脚
唱賊賊久之真卿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
貧道觀夏雲多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
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
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



元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子偁四世祖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為孝宗伯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為湖州人孟頫幼聰敏讀書過目輒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頒天下帝覽之

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
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
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
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
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
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
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
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
廼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
初從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孟頫曰今朝

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爲非豈
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
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
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
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
用孟頫議者難之授兵部郎中使桑哥鍾初鳴時卽
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
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
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耻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
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

以下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遷集賢直學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深憂之時駐蹕龍虎臺遣撒里馳還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以修人事應天變爲對莫敢語及時政先是桑哥遣忻都王濟等理筭天下錢糧已徵入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與撒里甚善勸令奏帝赦之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從之詔草已具桑

哥怒謂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

倘以失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獲蘇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買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所賦詩有往

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
頴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
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
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
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
萬姓除殘賊仁孝之事也公必勉之旣而徹里至帝
前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
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
帝遂按誅桑哥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帝欲使孟
頴與聞中書政事孟頴固辭有旨令出入宮門無禁

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
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
汝知之乎孟頴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
皆知之孟頴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乃請補外
出同知濟南府會修世祖實錄召還久之遷知汾州
未上有旨書金字藏經旣成除江淞儒學提舉至大
三年召至京師以翰林侍讀學士與他學士撰定祀
南郊祝文及擬進殿名議不合謁告去仁宗在東宮
素知其名延祐元年除翰林侍講學士帝眷之甚厚
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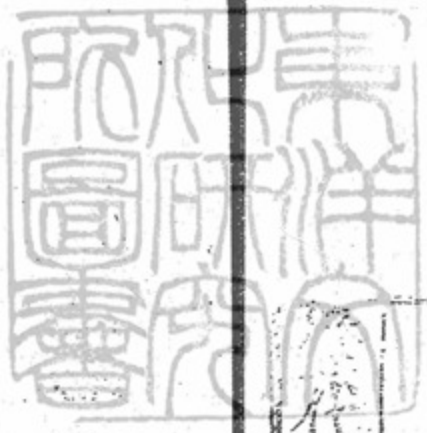
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悅者間之帝初若不聞者又有上書言國史所載不宜使孟頫與聞者帝乃曰趙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特優以禮貌置於館閣典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嗷嗷何也孟頫嘗累月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皆謂其年老畏寒勅御府賜貂鼠裘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為衣冠盛事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

遣使卽其家俾書孝經賜上等及衣二襲是歲卒年六十九謚文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詩文清濠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云子雍奕並以書畫知名

五經大系卷三十一

四

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二十九



所
圖
書
局
藏
書